



沧桑曲口村

■ 王琳

万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亥时（公元1605年7月13日），琼州海峡南岸的静谧星空下，一场改变地理格局的巨变悄然降临。起初是地下传来闷雷声，如同巨兽在地底翻滚。《琼州府志》载，其声“自东北起，声如雷”。转瞬间，大地开始剧烈颤抖，震动“初如奔车之辗，继如风楫之颠”。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，但见屋梁倾折，墙壁崩裂，琼州府城“公署民房崩倒殆尽，郡城中压死者几千”。

这场被现代科学测定为里氏7.5级的大地震，震源深度约15公里，使得东寨港区域地壳发生剧烈运动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陆地开始整体下沉。原本的田园、民宅、阡陌道路，在数小时内被海水吞没，七十二个村庄永远沉入海底，形成举世罕见的“海底村庄”奇观。这场中国地震史上唯一的陆陷成海事件，在百余平方公里海域留下了永恒的地理印记，也为后来曲口村的形成埋下了伏笔。

当黎明来临，幸存者们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家园，而是一片新生的海域。这场地质悲剧意外造就了东寨港这一天然良港，开启了曲口村“靠海吃海”的历程。

关于“曲口”之名，说是源于该地湾岸曲折、红树林茂密如屏，状似蜿蜒入口。先民筑屋于临海高地，以火山石垒墙，蚝壳混黏土固基，凭借传统捕捞技艺和浅海养殖为生。村民用“千秋网”——一种喇叭状长网——依月相潮汐布设，退潮时困鱼虾于网袋，不伤红树林分毫，孕育出“潮汐耕作”的古老智慧。至清康熙年间，曲口已发展为琼北海产集散要地，尤以“曲口三宝”——生蚝、青蟹、海鸭蛋闻名遐迩。

千禧年后，滩涂养殖日盛，海鸭棚密布，蚝桩延展，红树林渐萎，区域内白鹭等鸟类数量显著减少。又逢生态保护区潮起，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划定，政府禁伐令下，曲口人面临抉择：护海，须弃祖业；守旧，恐无海可依。

2019年，海文大桥正式通车。这座全长约5.6公里的跨海大桥，将海口至文昌铺前镇的车程从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短至约二十分钟。天堑变通途，曾依靠摆渡连接两岸的曲口，其作为海货中转站的交通功能随之式微，“靠海吃海”的曲口不得不另寻谋生出口。

双重困境之下，村民终挥动转型之刃：拆除鸭棚百余座，退塘还林二百余亩，同步启动红树林修复工程。粗粝的双手放下渔网，转而扶植秋茄树苗；世代赶海的吆喝声，渐渐化作巡护湿地的足音。

更深的根脉藏于水下。东寨港底沉睡着1605年琼北大地震湮没的七十二村，宅院、巷道、牌坊、石棺、古井等隐现于潮汐间。这里是我国唯一因地震陆陷成海的水下遗存。村民世代相传的“千秋网”捕捞技艺，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和海底村庄一道，成为生态旅游的亮点。

随着环境改善，白鹭重返红树林栖息地，四方游客纷至沓来。许多外出谋生的村民又重返故里，共建共享生态旅游与特色养殖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新路。和美丽乡村建设按下加速键：泥泞土路铺就柏油马路，旧候船厅变身网红咖啡馆，“蚝墙摸一摸，好运必到来”的蚝壳墙，成为游人必至的打卡热点。

触摸曲口蚝墙，掌心所及是“蚝”运当头的美好祈愿：“蚝”与“豪”谐音，寓意家宅富足、门庭显贵；生蚝加青蟹更以“蚝有钳”（好有钱）的热梗，为慕名而来的游客拉满情绪价值。数万蚝壳以四十五度倾角相叠，需众人合力、精心铺砌，恰似家族同心、邻里互助的生动写照，凝聚着代代相传的协作精神。蚝壳历久难蚀，素有“千年砖，万年蚝”之美誉，抚其粗粝表面，既是对基业永固的祈愿，亦是对曲口人化废为珍宝、从耕海牧渔迈向生态共生的由衷赞叹——这面蚝墙，不仅是海洋的馈赠，更是一部承载集体记忆、昭示生生不息生活哲思的立体长卷。

沿蚝墙走向渡口，远远可见新建的微型灯塔伫立在海天之间。红白相间的塔身宛若一支竖置在海角的朱笔，塔顶红色穹隆在晴空下流转着陶瓷般的光泽，既似渔姑斗笠，又似蓄势待发的火焰基座。这座不过数米高的建筑，以恰到好处的比例承载着导航与象征的双重使命——白日里它是摄影镜头中文艺范十足的视觉焦点，夜幕降临时则化作温暖的光语者，以柔和光束为晚归的扁舟定归航的坐标。其基座与蚝墙形成材质对话：粗粝的贝壳见证着过往的渔船记忆，光洁的塔身则昭示着文旅融合的新生。当潮水退去，灯塔与蚝墙在夕阳里投下交错的光影，仿佛时空在此达成和解：一边是渔民集体协作的物证，一边是乡村振兴的崭新坐标，共同勾勒出曲口村从“靠海吃海”到“护海而兴”的文明进阶。

今之曲口，新旧交织。生蚝市集人声鼎沸，文创产品崭露头角；蚝墙屡成社交平台热帖，灯塔下被青年男女奉为婚纱拍摄圣地。村里计划持续盘活闲置资源，不断完善游客中心、海鲜市集，进一步扩充渔业文化内涵，联合专业团队打造文创IP形象，推出生蚝伴手礼等旅游纪念品，以文旅深度融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。

曲口村四百年沧桑，从地震陆沉到渡口兴衰，从生态修复到红树林重生，是一部“靠海吃海”的进化史。海文大桥割断渡口传统命脉，却连通了更广阔的天地；非遗技艺不仅是谋生手段，更成文化薪火。今日曲口，以守护换馈赠，以共生续写“吃海”真谛——这既是生存之道，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范本。

曲口村
王琳 摄

村里碾米机厂的轰鸣震碎了加乐潭水渠的宁静，鱼塘边新养的鸡鸭聒噪着，啄食着湿漉漉的贪婪生机。当四邻八舍的脚板纷纷踏入这变革的喧腾浪潮，村委会购销站街角那不起眼处，庆爹用几根檩木、些许红砖，一车蓝瓦，撑起了一个小小的铺面。没放鞭炮，也没请人喝酒，他的杂货店就那么静悄悄地开了张。

购销站里那些裹着玻璃纸、码放齐整的货品，庆爹的铺子里几乎都有。只是，他的货价总悄悄矮下一截，像他那总带着笑意的眼角，透着股温厚的熨帖。庆爹的铺子，有着乡间最浓的烟火气，等着救急的针头线脑、火柴洋钉、一小撮盐巴、半瓶煤油……仿佛能掐会算，在农时节令的缝隙里，庆爹的铺子总是悄然备下农人最盼着的东西。庆爹默默梳理着这些散落在田埂沟渠边的微末愿望，无声无息。

每逢双日，天边刚泛起蟹壳青，那辆半旧的蓝色四轮车便“突突突”地吼叫着，碾过沾湿露水的土路，驶向县城。这条连接小镇与县城的细瘦命脉，被庆爹的心肠日日熨烫着。他念叨的，是把乡邻心头那点抓挠的惦记，最快地捧回来。一盒火柴不嫌少，十斤盐巴不添烦。他佝偻着背，肩扛怀抱，一次次把散碎的日子和盼头，从喧闹的集市上驮回这寂寥的街角。日子久了，乡亲们但凡心里缺了点啥，脚步便自然而然地绕过购销站那高冷的水泥台阶，径直拐向街角那片熟悉的、裹着烟火气的暖光。

街两旁光鲜亮丽的铺子，披红挂彩，比龙画虎，一家挨着一家冒了出来。可偏偏，人们还是像归巢的鸟雀，扑棱棱地飞向庆爹这座灰扑扑的小店。杂货店便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里，生出了看不見的根须脉络，成了村子里一颗温热搏动的心脏。清晨，邮递员那辆绿色的自行车“叮铃铃”刹住脚步，沉重的邮包往小凳上一墩，总要喘口气，灌上一碗庆爹递来的凉茶，汗津津的脸上才缓过劲来。午后，拟上牌桌娱乐的汉子，叼着烟卷，嚷嚷着“庆爹，换点零钱”，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递过去，换来一把叮当作响的硬币。外乡人操着拗口的官话问路，庆爹立刻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比划着，用浓得化不开的土腔耐心指点，仿佛

青，也习惯了把信件搁在柜台一角那个盛着水果糖的铁皮罐子旁——那铁皮罐，俨然成了他的专属邮箱。

村委会购销站高大的平顶房，带着几分公家的威严，整齐地雄踞在街旁。庆爹那低矮的铺面，自然无法与之比肩。然而村里人口耳相传，都说店主庆爹，拥有着千里乡村最“广阔”的顾客群——这无形的疆域，是日复一日的暖意和信赖，一寸寸夯筑而成的。

一日午后，天色骤然阴沉如铁锅倒扣，狂风卷着砂石抽打着门窗。紧接着，铜钱大的雨点砸下来，瞬间织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雨幕，天地一片混沌。街面上行人抱头鼠窜，眨眼没了踪影。一个外乡游客，浑身湿透，像只落汤鸡，狼狈地一头撞进庆爹窄小的屋檐下，冷得牙齿格格打颤，衣衫紧贴在背上，透出阵阵寒意。庆爹瞥见，默不作声地从身后暖着的瓦罐里倾出一大碗姜汤。金黄色的汁液在粗瓷碗里晃荡，腾腾热气裹着辛辣的暖香，直扑人脸。“趁热。”他简短地说。那碗滚烫的液体顺着喉咙滑下，驱散了刺骨的冷气，也悄然融化了陌生人之间那道无形的冰墙。

庆爹的杂货店，始终无声地伫立在街角——铺面不大，没有霓虹闪烁，仿佛只是时代巨轮扬起尘埃路边的一枚石子。然而，正是这沉默的扎根，日积月累，竟沉淀出一种岩石般的温厚力量。

当暮色降临，店门吱呀着缓缓合拢，庆爹常常独自留在那片昏暗中。昏黄的灯光流淌下来，勾勒着他脸上刀刻斧凿般的皱纹，那是无数个黎明与黄昏堆积起的风霜。他目光缓慢地抚过空了些的木架和码放整齐的货品，像一位沉默的将军，检阅着他安身立命的疆场。

在这奔腾不息的生活激流里，杂货店如同一块生了根的磐石。它承载着风雨，也湿润着平淡流年。它以温热的胸膛，默默接纳了从四面八方漫溢而来的、带着泥土气和人情味的光阴。当夜色像墨浓般彻底润透了村庄的轮廓，唯有小店窗棂透出的那一豆暖黄，依然固执地亮着——它不言不语地守在时代的路口，像一句无声的誓言，是对喧嚣最深沉的回响，也是给漂泊心灵最实在的慰藉。

风物写意

佛手记

■ 周华诚

每年秋天，总会买两三只佛手。置于案头，安静如禅，香远益清，不喧哗，不招惹。就算日子很久了，一年两年，佛手慢慢干燥，颜色从最初的金黄变成黄褐，我也不舍得丢弃，有时拿在手中，还可以把玩。

想来，没有一种水果，可以风干后再放上若干年而不丢弃的。这般清寂之物，在水果摊上总是显得格格不入——它不属于饕餮之口，只属于愿与之寂寂相对之人。

佛手其实有两种。一曰佛手瓜，攀藤而生，青翠如玉，可切丝清炒，是盘中菜蔬；一曰佛手果，树生，形如合十佛指，或舒展如拈花手指，其气清味淡，属芸香科，与柑橘同族。后者不可食，只堪清供。

有位画家朋友素喜佛手清雅，从网上购得数只，堆在一个大盘子里，搁在茶桌上赏玩。有天来了朋友一起喝茶，大概对方从没见过佛手，拿起来嗅嗅，果然沁人心脾；捧手中看看，形状也有点意思，遂张口就咬——一顿顿眉蹙齿酸大呼上当。画家大笑，曰，你这不算啥，有一回，某国外画廊老板上门买画，吃了一根桌上的甘蔗，咬了一口后神情甚是尴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对方才说，这玩意儿甜是甜的，就是有点难以下咽。

佛手似花非花，似果非果，古人谓之“果中仙品”，亦非虚言。清供诸品之中，佛手与香橼、灵芝、奇石共列一案，月季、菊花、松柏，或石榴、葡萄、葫芦共此花篮，都是岁朝清供画的常见题材。中国传统绘画很有寓意。画几只柿子，一柄玉如意，便是“事事如意”；画两枝稻穗，再画上花瓶、鹤鹑，便有“岁岁平安”的吉意；把蝙蝠、寿石画在一起，便是“福寿双全”的祝福。

雅玩之妙，在于无声中有声，无意中有意。《红楼梦》第四十回，众人到探春房中，“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观窑的大盘，盘内盛着数十个娇黄玲珑大佛手”，可见佛手作为读书人的雅玩，早已深入日常生活。探春房中，西墙上挂着一幅米襄阳《烟雨图》，还有一副对联，乃是颜鲁公墨迹，其词云：“烟霞闲骨格，泉石野生涯。”《浮生六记》里说，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。佛手之香，似有还无，如梵音过耳，叫人心神俱静。

我每年所购佛手，多来自浙江金华。金华金东区赤松镇，素有“中国佛手之乡”美誉。今年有缘，造访北山口村，还走进佛手种植基地的大棚参观。其时盛夏，佛手尚青，累累果实悬于枝头，农人将其当盆景来卖的，据说是网上销量甚佳。若是将佛手连枝剪下，也可作为鲜切花材。青佛手用水培养，可历时半年之久，养得好了，可以出根。继而，佛手渐渐转黄，香气也从青涩转为沉郁，此间过程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在北山口村，所见佛手已是大产业，不仅佛手本身销量甚佳，还开发出佛手茶、佛手酒、佛手蜜饯、佛手月饼等诸多食品。

于我来说，佛手之美，仍在于它的“无用之用”。不饱腹，不解渴，只是安神，静心，遣怀。置于书桌一隅，写作间隙，抬头可见，伸手可触。若说把佛手做成酒茶或别的食品来卖，跟吃甘蔗不吐渣滓的行径一样不可理解。世上茶酒多矣，佛手却只有一个。若是抛弃自己独特的长处，而拿短处去和别人比拼，那没有什么意思了。在这一点上，佛手的文化之魂，还应该更好地提炼浓缩，将文化之核做得更小、更硬。

正如案头菖蒲，不过一丛小草，终因有无数文人墨客的垂青，而被赋予了清傲的魂灵。菖蒲品种繁多，有“贵船苔”“政宗”等名种，价高者亦不下千元。何故？绝非一草本身有多贵重，乃是那弱弱草叶背后，承载的是一脉精神，一丝生机，那一盆菖蒲本身，乃是美之化身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

小小说

庆爹的杂货店

■ 符浩勇

要把那弯弯环绕的乡路，直接画在对方的心里。甚至谁家灶上忽然断了油盐，一声“庆爹，记账上”，小店那扇吱呀的木门，便成了宽容的默许，欠条上的零头，常常在庆爹粗糙的手指下一抹，便消散在袅袅的茶烟里……这方寸之地，竟像一个巨大的容器，盛满了人间烟火的絮语、你来我往的温热，以及一种无需言说的信任。

店里靠墙最暗的角落，终日蹲着一把竹椅，油光水滑，竹节被磨得温润如玉。滚烫的浓茶蒸腾起白汽，氤氲出一小片安宁的天地。旁边，一位戴着老花镜的先生，鼻尖几乎贴着摊开的报纸，嘴唇无声地翕动，偶尔念出一段新闻，声音不高，却像投入池塘的石子，立刻在喝茶的人群里漾开一圈圈涟漪。这时，庆爹多半安静地立在柜台后面，那双温和的眼睛像拂过田野的风，轻轻掠过店里的每一张面孔。手里那块半旧的抹布，则在不紧不慢地擦拭着玻璃柜台，一遍又一遍，柜台下那些糖果、纽扣、针线盒，隔着玻璃，显得格外清晰。日子久了，连那个常常忘了取信的知

诗路花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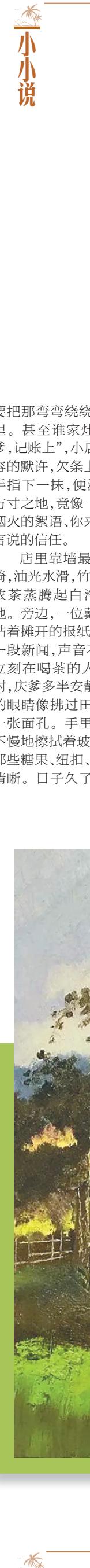
秋天的弯月（外一首）

■ 倪俊宇

挂在东墙上的那弯月，让
晚风从磨石旁的瓜棚
传来甜味的霍霍声
日子在繁忙的烟尘里
显出铮明的亮
汗渍的脚步
踩弯田间小路
那紧追农时的赤脚
碰落太多的夕光
田洋，被染得金黄
在弯月的低语吩咐中
激动得俯下身来

● 田野间的竹笠

田野上的
一页页挂历
看着它，能看清
节令和农谚的变更
岁月读它，便读出
谷粒咸涩的味道
编进晨曦的经
编进夕光的纬
遮盖四季的艳阳与风雨
偎着农家汗渍的额头
数最清
乡村皱纹里的年轮



竹，其实不静。它动在读者的心中，或摇曳婆娑，或随风舞蹈……揉揉眼睛再看，那竹子分明没动，是你的眼睛在动，是你的视线缠绵；或者说，那竹子旁边的石头在动，你再揉揉眼，它却岿然——你见过行走的石头吗？

是的，所有画家笔下的石头都是运动的，行走的。

若不信，就瞧瞧顾安的《竹石图》吧。那石头背着竹子在奔跑，迎风而上，而竹子却是挺拔的，清瘦的。当石头不动的时候，竹子仍然跟随你的心在行走。老竿扶嫩枝，笋叶换新颜。墨色浓淡，层次分明，像一层层薄如轻纱的浪花向彼岸涌去，空灵幽远，境界自出。竹子的生命，始终充满勃勃生机，而石头缝里的营养最具钙质。竹子不缺钙，便少了媚骨。所以，顾安的竹是有骨头的，你的视线要像月光一样照出它的骨密度。

顾安的风竹，由外而内，即看到的只是竹子的皮肉，而风吟中的竹子，除了形态便是竹之风骨——柔韧不折，恰是顾安最具代表性的风骨表达。尤其在秋天，顾安的竹于万物萧瑟中挺拔着干净的身躯，继续行走，迎接冬天的挑战——皑皑雪色之下，依旧充满活力与生机。

顾安的竹，是四季的竹。不仅适宜庭院，平添君子之气，风雅之境，更适宜在广阔天地里，经得起风，经得起雨。唐代诗人刘禹锡说：“露涤铅粉节，风摇青玉枝。依依似君子，无地不相宜。”在元代文人画士中，顾安以其风雅独特的竹，跻身名士之列，自成一家。

文艺随笔

山月吟窗

■ 包光潜

心灵的窗户离它最近。此时此刻的画家，正搁下画笔，支颐凝望：窗外修竹婆娑，月影幢幢，并伴有若近若远的潺潺溪流。这样的月夜是何等的安宁！居竹，赏竹，岂有不画竹之道理？画竹，最能表现文人心迹的还真的只有墨竹——墨分五色，是心灵的观照，看上去只有墨。也只有墨竹，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人怀远而淡泊的情怀。所以，在元朝，文人画墨竹蔚然成风——不能随手画几枝新竹，再添几块石头，岂能算是文人？

来看看顾安的竹，曰“山月吟窗”。先说静竹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顾安的静